

> 游记

离开我军旅生涯开始的马关罗家坪40年了,留在这里的记忆,至今魂牵梦萦。前些天,随原南疆部队的邹华德、张礼文、李学彦、叶瑞刚、魏和平等新闻战线老兵“重走采访路”,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罗家坪大山。

“青山重重,浓雾茫茫……”《罗家坪战歌》的旋律回荡在耳畔,眼前的罗家坪,硝烟散去,化作山乡的宁静。汽车沿新修的水泥路蜿蜒而上,路旁,杉木林掩映着保存完好的战壕与工事,“雷区禁止入内”的封围碑沉默肃立。最触目的是那些曾被炮火撕裂、仅存半截树桩却倔强抽出新枝的老树,它们是活着的纪念碑。

罗家坪大山森林密布、危崖耸立,主峰如巨龙昂首。它不仅是天然制高点,更是祖国南疆门户的钢铁屏障。

山上矗立着一座匕首造型的“侦察作战纪念碑”,那是我的老连长廖广贤率领一些侦察老兵筹建的。“军魂永驻”4个鲜红大字熠熠生辉。主峰之巅,山风浩荡,云涛翻涌,周遭峰巅如墨绿色岛屿浮沉恍惚。这无边的云海,曾是多少次特别行动的帷幕。

45年前,敌人趁着大雾侵占了罗家坪大山,悄悄在上面修碉堡、挖堑壕,用枪弹威胁我边民。我边疆军民同仇敌忾,浴血奋战,于1980年10月15日收复了此山,涌现了“集体一等功侦察排”

> 往事

阳光很好,闲来无事,我便把收藏旧物的木箱子搬了出来,放到了院子里的老槐树下。打开箱子,一股陈年樟脑丸味儿便溢了出来。我喜欢那种味道,因为闻着那味道可以穿梭到过去。

箱子装得满满的,有小时候舍不得扔掉的玩具、贴画,有我从初中到大学写的十几本日记,还有五六十张同学们送的节日贺卡……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拿出,一一摆放在老槐树下,阳光透过树叶温柔地洒落在这些陈年旧物上。

有风吹来,掀开了日记本,吹散了贴画,风似乎也给我打开了回到过去的门。在摇曳的树影与阳光里,我与旧时光重逢了。

这时,我打开了装在木箱子里的一个鞋盒子,那里装着很多小纸条。那些小纸条,多是在初中、高中时同学之间私密的话语:“我看你今天不开心,你还好吗?”“我喜欢的那个男生,他转学了,我很伤心”……那会儿,我们都没有手机,小纸条便成了大家互通有无的工具,即使是在同一个班,也常常用小纸条传话。读着一张张泛黄的小纸条,我似乎又与昔日的老同学们坐在了教室里。

在所有的小纸条里,我最为珍视的一张是我在初二期末考试的考场写下的,我把这张小纸条夹在了初二写的那本日记里,每次打开木箱子,我都会拿出来看一看。

小学毕业后,正好赶上村镇合并,我不得不去离家三四十里路的镇上读初中,也不得住校,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。那时,因为家里出了一些变故,我把学习成绩看得格外重要,我不想和

重返罗家坪大山

□ 杨辉

“排雷英雄吴宗臣”等英雄集体和个人。“人在阵地在,人亡英魂守”的誓言,气贯长虹。

罗家坪大山森林茂密,很多大树被赋予英名:“思乡树”寄托思念,“忠诚树”承载哀思。其中有三棵最令人景仰的大树,茂密的树冠挡住弹片,保护了树下战士的生命,粗壮的树干上至今嵌着无数块弹片,最终成了“树痂”。大树像一位历经战火而精神不朽的战士,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树。再次见到巍然耸立的英雄树,我不禁庄严地向它致以军礼。

猫耳洞旁,松鼠在枝头轻盈跳跃,生机勃勃。这景象与当年洞里的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比。曾几何时,官兵住在猫耳洞里,因为汗水和潮湿,衣物从未干爽过,长期与星星、浓雾为伴的官兵皮肤溃烂,并患上了风湿病。

战争转入防御阶段后,官兵把大山当成“乐园”建设,用罐头盒、洗脸盆当乐器,办晚会,唱《十五的月亮》;靠一个录音机、一张报纸、一盏马灯坚持学习,涌现出“猫耳洞大学生”;从山下背来泥土,在炮弹坑里种菜,长出仅能“观赏”的瓜菜。体现了浪漫的革命主义精神。

汽车返程经过罗家坪村,这个与那场战争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,如今已是“省级文明村”的红色村庄,黄墙灰瓦,家家户户的屋顶上红旗飘扬,好一派

派安静、祥和的田园画卷。

战争留下的创伤,血与火的教训,铸就了“攻坚不怕死、坚守不畏难”的罗家坪精神,“村村是堡垒,户户是哨所,人人都是哨兵”,是这个村的行动指南和政治自觉。

村里的“将军洞”、红色纪念馆、荣誉室,记录着当年50余名民兵支前的英雄壮举,而最动人的是“云岭楷模”熊光泽一家三代护边的故事……熊光泽的祖母是文盲,却会书写“中国”两个字。

如今,止戈为武,战争换来和平,但“铭记历史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”的红色大字,依然刻在苍翠的山间,也刻在罗家坪人的精神里。

夜幕降临,篝火燃起,照亮边陲。苗族汉子的水烟筒咕咕作响,盛装的妇女伴随着音乐,跳起了舞蹈,同行的老战友情道:我们当年用鲜血捍卫和换来的祖国尊严,实现了!

是啊,人民安居乐业、幸福快乐,正是对那场正义战争最好的诠释。

这温暖的火光,这幸福的笑脸,这平安的夜晚,正是无数英雄当年用热血与青春浇灌的梦想之花。罗家坪,我的第二故乡,你已从战火硝烟中涅槃,在忠诚守护中重生。

罗家坪大山啊,我的第二个故乡!过去用血汗浇筑你,今天以精神重温你,我赤诚的灵魂,在这鲜艳的五星红旗下,又一次得到洗礼、升华。

藏在旧稿纸里的秘密

□ 赵鹏飞

朋友玩,只想学习。因为过于看重成绩,以至于每次考试都格外紧张,有时甚至影响了正常发挥。

初二的那场期末考试,是我最害怕的数学考试,我实在太紧张了,便在稿纸上写下了鼓励自己的话:“不要紧张,平时那么努力,你一定可以的!”在做题时,我还不时地看看这些话。

也许是我看得过于频繁,监考的老师发现了我的异样,她突然从讲台,上气冲冲地向我走来。她走到我面前,拿起了那张稿纸,有些同学也望向我这里,我害怕极了,恨不得把头埋到书桌里,我担心数学老师会大声地念出来,也担心她会嘲笑我,更担心她不会让我参加考试……

在等待的那十几秒里,时间仿佛过了千年,直到耳边响起数学老师温柔的

声音:“你的稿纸都写满了,我再给你拿一张新的吧。”这时我才敢把头抬起来,她把我的那张稿纸轻轻地放到我的桌上,然后转身走向讲台,拿了一张新的稿纸给我。

至今我还记得,数学老师递给我新稿纸时,她脸上的那个微笑。那微笑里有心疼、有包容,但更多的是鼓励,好像在对我说:“别紧张了,好好做题吧!”自此以后,我考试紧张的毛病便好了很多,我再没有在稿纸上写过鼓励自己的话,因为有了那位老师的微笑便足够了。风再次吹起,我抬头望天,阳光在树叶间欢腾,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位老师的微笑。

傍晚把箱子收回屋时,发现那张稿纸的一角从日记本里露了出来。我轻轻把它塞了回去,像藏起一个少年时代的秘密。



《昆明聂耳故居》(钢笔画) 唐晓华 作

> 市井

家门口的垃圾

□ 关育兵

前些日子,我和妻子发现一件怪事:放在家门口的垃圾,常常不翼而飞。

起初以为是对门的保洁大姐顺手带走的。大姐与我们相熟,清理楼道时偶尔会收些纸箱补贴家用,有时也带走其他垃圾。我们心中感激,妻子还特意嘱咐:“就放门口吧,省得大姐再去翻垃圾桶。”

可这几天并无纸箱,垃圾却依然消失。这让我疑惑——若真是大姐,难道她愿无偿为每家带走垃圾?这可不是举手之劳。

直到那个清晨,谜底才无意揭晓。推门时,正遇见邻居家的母亲——一位刚从乡下来的老人,手里提着的正是我家的垃圾袋。攀谈几句才知,连日来都是她默默为我们捎下去的。我一时怔住,连声道谢。老人摆摆手,笑容里带着乡野的爽朗:“顺手的事,左邻右舍的,这算啥呀!”

我们和邻居本就熟络,两家男主人同在教育行业,平日里走动比那些同楼多年却不相往来的邻居自然多些。可即便如此,老人这番日复一日的“举手之劳”,仍让我们既暖又愧。

今早出门,发现垃圾袋没在门口,倒是搁在了玄关角落。问妻,她正蹲着系鞋带,头也不抬:“总让老人家帮忙,心里过不去。不如先收着,等会儿我自己带下去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,她脚边还放着另一个小袋子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几个橙子,甜得很。”妻子站起身,拍拍手上的灰,“一会儿下楼,看看能不能‘碰巧’遇见对门的奶奶。垃圾咱们自己带下去,这个……就说是老家寄多了,分着尝尝。”

我笑了。原来这份悄然传递的暖意,早已在我们心底生了根——它让人坐立不安,非得也做点什么才能踏实。一袋垃圾很轻,可里头装着的体贴,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,又软软地化开。

从那以后,我们家的垃圾袋总在玄关里搁一会儿。有时是我拎下去,有时是妻子。偶尔在楼道遇见对门的老人,她会抢先一步按住电梯,笑呵呵地说:“我来,顺手!”而我们呢,也学会了在买菜时“多带”一把葱,在烤饼时“多做”两个糖饼。

楼还是那栋楼,墙还是那些墙。只是不知从何时起,16层的张姨会在下雨前帮15楼收被子,8楼的孩子放学后常在3楼做完作业才回家。这些细微的变化像水渍无声蔓延,润湿了水泥森林里干燥的缝隙。

至于那个总在清晨“消失”的垃圾袋——它现在常常出现在我家楼下邻居的门口。当然,是空的,里头装着几枝我从阳台上修剪下来的茉莉,雪白的骨朵挨挨挤挤,在晨光里散发出干净的香气。

而我知道,等对门的老人从早市回来,这袋“垃圾”又会不翼而飞,去往它该去的地方。